



他肇建了巍峨的紫禁城，  
他六遣船队下西洋，  
他成就了恢弘巨著《永乐大典》，  
他以自己的雄才大略，引领大明王朝走向鼎盛！

刘乐土◎著

TIEXUE JINGNAN  
MINGCHENGZU

历代  
中国  
风云  
人物

铁血靖难

# 明成祖

『下册』



中国铁道出版社  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# 铁血靖难

明成祖



刘乐土◎著

下册

中国铁道出版社
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铁血靖难：明成祖：全二册 / 刘乐土著. — 北京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，2017.3

(中国历代风云人物)

ISBN 978-7-113-22654-1

I. ①铁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明成祖(1360-1424) - 传记

IV. ①K827 =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21216号

书 名：铁血靖难：明成祖

作 者：刘乐土 著

---

责任编辑：殷 睿 付巧丽

电 话：(010) 51873038

封面设计：MX DESIGN  
STUDIO

电子邮箱：tiedaolt@163.com

责任印制：赵星辰

---

出版发行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（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）

印 刷：北京尚品荣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：36 字数：686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113-22654-1

定 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(010) 51873174（发行部）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市电 (010) 51873659，路电 (021) 73659，传真 (010) 63549480



## 【第九回】

## 出奇兵袭截运粮道，破危局火烧南京城

燕王在易州西水寨大败房昭，于十月二十四日回到北平。

十一月一日，燕王正在燕王府与道衍议事，内侍来报：“启禀大王，现有北平都司都指挥张信、布政司右布政郭资、按察司副使墨麟求见。”

燕王说道：“让他们进来便是。”

张信、郭资、墨麟三人进了燕王府，一齐跪下，道：“臣等叩见王爷千岁！”

燕王道：“你们见我有何事？”

张信说道：“臣等以为，大王发靖难之师已三年了。三年之间，大王功德，天下皆知，若成大业，当面南君临天下，号令于天下，岂不为名正言顺，天下归心也？故臣等上表，恳请大王能够承天意而顺民情！”说罢，将表呈上。

燕王看罢了表章，表面不动声色，其实心中很高兴，因为表章说出了他埋藏在心底深处的欲望，但他当然也知道，现在还不是登基面南的时候。

后来丘福、宁王朱权也恳请燕王即位，燕王都拒绝了他们。

为了表示对将士们忠贞的感谢，燕王朱棣对有功将士举行了加封仪式。

十一月十八日这一天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在燕王府门前的广场上，众将士列阵站立，千军万马，人山人海，旌旗林立。中间的高台四周，插满彩旗，二十四响礼炮之后，有功将士都立于高台之上，燕王亲自向他们敬酒。

燕王手端酒杯，对诸将士们说道：“此番作战，我军连败平安、房昭，扫平了顽抗之敌，确保了北平的安宁，使我们有了一个安定的大后方，有了一个坚固的根基之地，其间的一次次胜利，吾之将士功不可没！现在我先敬诸将一杯！”

诸将也一齐说道：“多谢王爷！”

三杯酒干过之后，燕王又说道：“诸将有功，功不可没。对有功者要加爵升官！都指挥丘福、张信、刘才、郑亨、李远、张武、火真升为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；李彬、王忠、陈贤升为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；徐忠、陈文为前军都督府都督

佥事；房宽升为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；后军都督陈亨之子陈恭袭其父职；金忠升为右长史；顾城升为后军都督府右都督，其余将校，凭功各有升赏！”

“多谢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！”

燕王又说道：“诸将士除以功奖封之外，明日本王还要大宴将士，犒赏三军。后日，本王还要亲自祭奠阵亡将士！”

台下喊声如雷：“叩谢大王千岁千千岁！”一阵又一阵的喊声，犹似阵阵春雷在燕王府上空回荡。

盛庸指挥的伐燕战争，败讯一个接一个地传到了京城。面对一次次的败讯，建文帝是一筹莫展，无计可施，于是闷闷不乐，一连几日都未上朝。

这一日，建文帝在后宫，躺在床上，正在为眼前的事动脑筋：耿炳文、李景隆、铁铉、盛庸，一个个都是燕军的战败者；齐泰、黄子澄、方孝孺，再也拿不出一个好计策来！建文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唉，当皇帝太难了，看来，我是真不该当这个皇帝！唉！爷爷为什么非要让我来当皇帝呢？”想到爷爷，建文帝不禁流下了眼泪，爷爷临终之前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面前……想着想着，在建文帝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人来——梅殷。建文帝的眼前突然一亮，不禁心中一喜，道：“我何不找他来试试！”建文帝好像又看到了一线希望。

梅殷本是汝南侯梅思祖之子，通经史，善于骑射，娶朱元璋之女宁国公主为妻，向来深受朱元璋所喜爱。朱元璋在临终之时，梅殷也是三位托孤大臣之一。朱元璋也曾对梅殷嘱托道：“诸王强盛，太孙稚弱，汝当尽心辅佐，诸王若有作乱者，当为朕出师伐罪！”于是，建文帝便召梅殷后宫见驾。

梅殷回到驸马府，宁国公主让梅殷坐下之后，便问道：“万岁召见驸马为了何事？”

梅殷并未说话，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公主问道：“驸马为何叹气？”

“万岁让我带兵镇守淮安！”

“领兵打仗于你有何难哉？”

“兄弟之间刀兵相见，岂不是为难？”

“驸马与谁是兄弟刀兵相见？”

“公主有所不知，如今燕王起兵与官军对抗，官军屡战屡败，万岁要我镇守淮安，就是要与燕王刀兵相见，圣命难违，可燕王也不该兴兵造反！”

“这个燕王也是，为何要背个反叛罪名？待我写书去训训他！”

“事已至此，写什么恐怕都是没有用的了！”

“就是没有用，我也要试试！”宁国公主坚定地说。

梅殷又叹了一口气。



燕王把张信等上表恳求登基的事妥善处理之后，心里也在想，靖难起兵已经三年了，仗打的也不少，将士阵亡的也不少，自己清君侧、除奸佞的目标又实现了多少了呢？这个仗又打到什么时候才可完结？为了解除这几个难题，燕王只得把道衍找来商议。

道衍道：“我自兴兵以来，攻城略地，侵州占县，为数不少，然我所占有者甚少，夺了又丢，丢了又夺，反复争夺，损兵折将，与大业无益，而今朝廷兵力空虚，国力困乏，我军不必再去攻城略地，应当放弃对城镇的攻伐，集中力量，直捣南京，京都一下，大业成矣！”

燕王听了道衍的话，茅塞顿开，大声赞道：“军师之言绝妙！军师之言绝妙！令本王豁然开朗！”

此时一内侍来报：“宁国公主遣使者求见燕王！”

燕王听说是宁国公主派来的信使，便说道：“有请！”

信使进了燕王府，见了燕王，便施礼道：“奴才叩见燕王殿下！”

“信使求见本王，不知为了何事？”

“奴才奉宁国公主之命前来送书一封，请殿下亲启！”

使者说罢将信双手递了过去。

燕王看罢宁国公主的信，只是淡然一笑，便放于桌上，不为所动。

信使走了之后，内侍来报：“朝中有一个叫崔果的太监来求见大王。”

燕王听了道衍的话之后，正想了解京城情况，听说有朝中的太监来求见，正中下怀，于是说道：“让他进来！”

太监崔果进了燕王府，见了燕王便施礼道：“奴才叩见千岁！”

“原来是崔公公，请坐！”

“谢过千岁！”

“崔公公不在京城，不远数千里来到北平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“见教不敢！古人云：‘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’当朝君主昏昧，故而来投大王麾下，奴才虽是不才，但愿效犬马之劳！还望大王不弃！”

“既如此，就委屈崔公公了！”

“目前京城之军全部调出，用来抗拒大王千岁。京城空虚，正是用兵之良机也，京中军民盼大王如旱苗之盼甘霖，急盼大军解救倒悬之苦！大王如若攻城，我等可以作接应！”

“如此甚好，崔公公一路劳顿，且先歇息，日后还多有讨教！”

“奴才叩谢大王垂爱！”

这朝廷宫中的太监，为何要来投奔燕王？这里还有一个情由。

原来明朝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，就严禁宦官参与朝政，对犯戒律者惩罚也很严

厉。建文帝继位之后，依然继承着洪武时期的规章法令，对宦官也一直管理很严，后来由于国内的战争，朝纲紊乱，宦官们也跟着作威作福、滋事扰民，闹得民愤极大。建文帝便利用战争的空闲时间，抓一抓吏治，也惩办了一些宦官。因此，一些宦官便对建文帝不满，为了逃避罪责，便逃出京城，投奔燕王去了，崔果就是其中之一。

道衍对燕王说道：“崔果的攻城之计，未必可取，但乘京城空虚之际，直攻南京，却是上计。直趋南京，临江一决，现在是时候了！”

燕王长叹道：“连年用兵，何时是个了结，正应该临江一决，不复反顾矣！”

道衍说道：“战争之事，情况千变万化，攻打京城，胜负尚在预料之外。因此，还要留一条后退之路，臣愿与大世子留守北平。他日一旦占了南京，北平便可作为富民强兵之基地。万一南京城攻不下，还可以北平为立足之地，与朝廷分庭抗礼，划江而治！”

“军师之言甚合吾意，军师年事已高，不堪军旅劳累，本王亦不忍心再让军师受军旅之劳，有军师经营北平，吾无后顾之忧矣！”

道衍又说道：“临别之前，臣还有一言相告，仁君者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，大王攻占南京之后，一定要爱民，不可滥杀无辜。对建文朝中之人，亦不可滥杀。所谓忠奸之分，不在于以谁为界，也不在于成败，而在于为国为民，为善为恶，为是为非，所以，越以伍子胥为忠臣，元以文天祥为忠臣也！如方孝孺等，虽保建文，实为忠臣，大王当护之！他日于国，必有所用！”

燕王道：“谨遵军师之教！”

腊月里的北平，早已是冰天雪地，寒气逼人，沟沟河河里的水早已结成了厚厚的冰，行人车辆都可以放心地走在上面行走。苍天似乎要把整个世界都冻成一块冰。

在燕王府门前广场上的人们的心里，却似点燃了一把火，热烘烘的。南征誓师大会正在这里召开。

广场上，将士们列阵而立，无数的旌旗在朔风中飘动。高台之上，香烛高燃，烟雾缭绕。二十四响礼炮，只震得地动山摇。紧接着，鼓乐齐鸣，号角呜咽。燕王在台上焚香祭酒，祭罢天地神灵，燕王向将士们说道：“本王自靖难兴兵，已历三载，攻城夺县，南征北战，诸将士纵身刀山剑丛，赴汤蹈火，舍生忘死，方有今日之大局，诸将士劳苦功高、功不可没！为铲除奸恶，清除君侧，当兴师南下，直趋京城，临江一决，天时地势所使然，诸将尚需努力！我们的誓言是：直趋南京，铲除奸恶，肃整朝纲，重整河山！”

将士也跟着起誓：“直趋南京！铲除奸恶！肃整朝纲！重整河山！”

广场上响起了一阵阵春雷。

燕王又告诫将士：“平定祸乱者，必须能够安定百姓。诛除乱贼者，首先要



施行仁义。不能使老百姓得到安宁，不能实行仁义，那我们去平定祸乱干什么？今天我们出师，就是为了要诛除奸恶，保卫江山社稷，安定百姓！我看到贼军每到一处，便肆意杀戮、掠夺百姓，我从心里就非常怜悯他们。想天下的百姓都是我父皇的子民，由于奸恶的驱使逼迫，使得他们男子不能耕田，妇女不能织布，日夜不能停息，这岂不是招怨于天下么？我军将士，听清我的命令，应该想到百姓是无罪的，绝不许骚扰危害，如有不遵从命令者，只要敢侵害良民百姓的一毫之利，杀无赦！你们都要切记！”众将士一齐应道：“谨遵大王之命！”

燕王于是命令道：“我三军将士听令！铲除奸恶，肃整朝纲，直趋南京，出发！”

炮声轰鸣，鼓声雷动，旌旗招展，千军万马浩浩荡荡，出了北平。二十八日驻扎于蠡县，燕王派李远率八百精骑巡哨。不久，燕军又移营于汉河。

燕王寻思，此次出兵的目的是直逼南京，所以应取道直插山东然后进入淮北，因此必须避开保定和德州的守军，但官军也不会没有准备，南下时刻都有与官军交战的可能，于是便让李远带精骑先行，侦察敌情，为大军南下扫清障碍。

建文四年（1402年）正月初一，李远在藁城与盛庸的部将葛进所率领的马步军万人相遇。这里，将是燕军南下、直逼南京的第一仗。

李远见官军人多势众，心中暗想：敌众我寡，硬冲硬拼，我这八百人岂是官军的对手？还须智取才行。李远察看了一下地形，见河边有一片树林，官军正要北渡滹沱河，便心生一计，马上对军士作了安排。

葛进见滹沱河河水结冰，便令军马加紧渡河。

李远见官军渡河未毕，便找准战机，指挥军马向官军发起冲锋。双方都是徒步，官军把马匹都拴在树林间，李远便带百余人出击，葛进见燕军攻来，便令军队悄悄退进树林之中，想让燕军进攻，然后歼灭。葛进见燕军人少，不免轻敌，心想道：“这等的几个毛贼也敢来与我官军交战？看我不生擒了你，就不是我葛进！”

此时双方都是步兵交战，不到五个回合，李远转身就走。葛进不知是计，便紧追不舍，大呼道：“燕军败退，都上前去给我捉活的！”葛进如此一呼，官军纷纷出兵追赶。

李远带人跑了一会儿，便率大军杀了回来，官军见李远率骑兵杀了过来，纷纷回到树林来寻找马匹。

“咱们的马匹不见了！咱们的马匹不见了！”一声惊呼，官军骑兵战马不见，顿时军心大乱。

“燕军将士！杀！”李远振臂一呼，一马当先，杀了上去。

“杀——”

“杀呀——”

燕军将士叫喊着，冲向南军阵中，来回冲杀，南军大败，斩首四千余人，军



士掉进河中淹死者无数，葛进单骑逃脱。

建文帝得知燕王要直趋京师、临江决战的策略之后，一方面让梅殷镇守淮安，一方面又在正月初一下令命徐辉祖率京城之军支援山东，平安也领兵从保定出发准备收复通州。就在李远与葛进交战之时，燕王又派朱能率一千轻骑往衡水探哨，正与平安北进之兵相遇，一战而胜，平安军大败，指挥官贾荣被擒。

燕王率大军浩浩荡荡从馆陶挥军南下。燕军攻下东平，很快又攻占了汶上，大军过了汶水，便到了曲阜地界。

燕王率大军经过曲阜、邹县，秋毫无犯，当地百姓均夸燕军是仁义之师。燕军乘势南下，正月十四日到达江苏沛县，十五日开始攻城。

沛县县令颜环誓与沛城共存亡。沛城被攻破，颜环以身殉国，燕王令人厚葬之。

燕军攻下沛县之后，燕将王聪进攻萧县，知县郑恕率军拒守，城破之后，郑恕以身殉国。

燕王率大军直逼徐州。

一月三十日到达徐州，燕王见徐州城墙坚固，兵精粮足，便寻思：徐州一时难取，若再有官军追杀，岂不腹背受敌，看来，首当解除后顾之忧，方可对付徐州之敌。于是便派胡骑指挥款台回军侦探背后官军动向。

款台带着十二骑至邹县，正遇上三千名官军的运粮队。这三千名运粮卒只说是燕军已经南下了，所以毫无防备，他们押运着粮草，松松垮垮地向前慢慢地走着，有的还哼着小调儿。

那款台对他的伙伴们耳语几句，便纵马杀入敌阵，款台高呼道：“燕王大军来了！燕王大军来了！”官军猝不及防，惊慌四散，款台擒千户二人回到徐州。

为了不干扰大军南下的大局，稳住徐州的官军，燕王又想出了一个对敌之策，他把大军埋伏在九里山上，又在演武亭藏百余骑，其余均依计而行。

二月二十一日一大早，徐州城上的守城兵就见城下有几个骑兵在来回走动，他们一会儿直冲向城门，一会儿又向远处跑去，一会儿又折回来，见城上守军无动静，干脆下得马来，让马儿自在地吃草，他们自己，则坐在地上玩耍。守城兵看他们挑衅，强压怒气。

第二天，燕军士兵又照样骂阵，而且比昨日骂得还凶。守城将士再也忍不住了，王虎一声令下，只见城门大开，五千兵士冲出来。燕军士兵见官军冲了出来，便急忙后撤，这五千名官军哪里肯放？只顾追赶。乘官军渡河之际，一声炮响，燕军四面冲出。燕王又带领几百名军士绕到城门，截断了官军退路。前后夹击，官军被打得个落花流水。逃回的士兵争着过桥逃命，不料，桥面突然断裂，数百官军落水身亡。

这一战，官军死亡人数达四千之多。徐州官军吃了大亏之后，再也不敢出城作战，就是燕军只有一骑在城下，官军也不敢出城。因此燕军在徐州积草屯粮，



休整二十余日，平安无事。

三月初一清晨，燕王率大军向宿州进发。燕王令都指挥金铭带百余骑到丰山一带探哨，设疑兵阻止官军追赶。

官军见金铭军在后，便派大军前来追赶，金铭遵照燕王所授之法，大模大样，大张旗鼓，时紧时慢，走走停停，进一时退一时，根本不把官军放在眼里，就像后面无人一般。官军见状，以为是燕王所设的诱敌疑兵，不敢上前交战。

金铭估计大军已经走远，便领兵南下。金铭来到河边时，官军也追赶到河边。就在这时，只听河对岸炮声隆隆，官军以为中了埋伏，急忙后退，并列阵准备迎战。就在官军列阵之时，金铭率军迅速过河，等官军布好阵之后，金铭率军早已走远了。官军等了许久，不见伏兵出现，才知中计，对着已过河的金铭的兵士，也只能是“望河兴叹”了。

这隆隆的炮声只是燕王特意安排的都指挥冀英等几名军士放的，造成设伏的假象迷惑敌人。

燕王率大军到了夹沟，便稍作停留。

燕王在夹沟拜祭徐王、闵子騫，停了几日。三月初八，大军到达蒙城。初九，在涡河扎下营寨。

燕军改变过去攻城略地的战略，率军直接南下。这个作战行军的意图，盛庸也发觉了，于是便命平安率军前来阻截。平安率马步军四万飞兵南下，此时，也追到涡河一带。

燕王观看地形，便对诸将分析道：“涡河林树茂密，堤岸深邃，敌人一定会怀疑我们会在这里设伏。而淝河土地平坦，树木稀少，敌人不会怀疑我们会在这里设伏，因此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设伏迎敌！”

于是，燕王命令朱高煦驻守大营，自己带两万人到淝河埋伏。为了迷惑敌人，从大营到埋伏之地，每一士兵备一个火把，当与敌人交战之时，便燃起火把，造成燕军大军来临的假相，给敌人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力。计谋已定，便一切依计而行。

在淮北平原上，淝河就好像一条巨蛇在弯弯曲曲地向前爬行着，在河岸边，燕王的两万军马埋伏着。几天过去了，战士们带的三天的干粮都吃得差不多了，却还不见官军的影儿，将士们沉不住气了，便要求回师，燕王不同意回师，他坚信他的判断不会错。

第二天，还是不见官军的面儿，埋伏了几天的军士再也忍不住了。将士们又渴又饿，燕王对将士们耐心地说道：“敌人从远道而来，急于求战，绝对不会不来的，只要一打败他的前锋，敌人自然就会丧气，这就如同尖刀一样，把锋尖给它破掉了，小刀还会有威力么？还是再坚持等待一下！”

燕王虽说坚信敌人必来，但几天不见官军的面儿，心中也是暗自发急。黄昏

的时候，派出的侦探回来了，他报告说：“官军前锋在离淝河四十里的地方安下营寨。”燕王心中暗想道：“吾计成矣！”将士们一听说官军露影了，心中的热血立即沸腾了！

东方的夜空刚刚泛出鱼肚白，几颗明亮的星星还没有落下，燕王便把诸将招集在一起说道：“官军马上就要中我们的计策了，诸将都要依计而行，不能乱来，违令者严惩不贷！诸位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众将齐答道：“听清楚了！”

“白义、王真、刘江！”

“末将在！”

“你三人各带百骑出阵迎敌，将敌人引诱出战！”

“得令！”

于是，白义、王真、刘江各自依计行事，他们在行囊中装上草，假充束帛，用来引诱敌人上当。

中午时，白义等果然与官军相遇，这正是平安所率部队的主力。

平安见是燕军的散兵游勇，便下令道：“追！抓活的！”

王真等便边战边走。他们把行囊掀下，官军兵士贪恋财货，争相拾取，渐渐把敌人引入伏击圈。突然，所伏燕军从四面冲来，王真率军返回，杀入官军阵中。他左砍右杀，来回冲击，英勇异常，官军无人敢挡，一场激战，官军死伤无数。

王真虽说勇猛，但由于后军不继，被平安指挥官军团团围住，几十个人把王真困在中间，刀枪剑戟一齐向王真冲来，那王真终因寡不敌众，力气渐渐不支，身上多处受伤。鲜血染红了战袍，王真仍是奋力拼杀，又杀了几十个敌人，但终于无力斗敌了，王真大声地对官军说道：“我死也不能死在敌人手中！”于是拔出宝剑，只见剑光一闪，人头掉下了，右手还握着宝剑，昂然直立！

燕王见王真战死，悲愤万分，大呼道：“杀上去，为王真报仇！”燕军将士见燕王如此冲锋陷阵，也都举刀持枪，冲杀上去。

王真阵亡，燕王为何如此伤心？只因王真是燕王的一名爱将。

王真，咸宁人，洪武年间起于卒伍，因为作战勇敢，屡立战功，官至燕山右护卫百户。燕王靖难起兵，攻九门，战永平、保定，下广昌，破沧州，追南兵至滑口，俘获七千余人，官升为都指挥使。燕王曾对众将盛赞王真道：“诸将奋勇如王真，何事不成！”从而可见燕王对王真的器重。

此时，平安正率三千人马驻北岸高坡之上，见燕王率军冲上来，便对部下说道：“此为燕王！此为燕王！擒燕王者得重赏！”

平安部将火儿灰者道：“看末将自去拿他！”

火儿灰者持枪向燕王冲击。眼见火儿灰者就要冲到燕王面前，相隔也不过十



来步远，只见燕王部下胡骑指挥使童信“嗖”的一箭，正射中火儿灰者的马头，那马应声摔倒，火儿灰者也摔在地下，没容燕王发令，早已被燕军擒住。

火儿灰者的卫士中有一个叫哈三帖木儿的，此人勇猛异常、臂力过人，也是平安军中的一员猛将，他见火儿灰者落马被擒，大吼一声，持枪拍马冲上前来抢救火儿灰者。童信又是“嗖”的一箭，这一箭不偏不斜，正射中哈三帖木儿的马屁股，那马护疼，一个蹶子把哈三帖木儿掀在地下。哈三帖木儿一个狗吃屎趴在地上还没起来，又被燕军擒了。

平安军见两员猛将被擒，不战而败，燕王率大军一路掩杀过去，官军丢盔弃甲，溃不成军，在阵地上留下了千余具尸体之后，狼狈逃窜。平安见大势已去，万般无奈，只得带着残兵败将退屯宿州。

淝河一战，燕军大胜，全军上下，一片欢腾。

众将来到燕王面前，一齐跪下。

燕王不觉惊问道：“诸将这是为何？”

白义说道：“淝河大胜，诸将前来为大王贺喜！”

燕王道：“天下哪有跪着贺喜者？”

白义又道：“淝河大胜，全在大王神机妙算，只是我等诸将不明事理，扰乱大王决心，幸大王未听我等之言，否则，失去良机，打了败仗，我等将罪大如天！”

燕王笑道：“卿等计谋不是不善，而是事情时有变迁，你等不必再去自责了，但愿大家能够畅所欲言，今后，我和你们都是一体的呀！”

白义道：“多谢大王的教诲！”

此时，降将火儿灰者和哈三帖木儿也来到燕王面前，施礼道：“多谢大王不杀之恩，如大王不弃，末将愿为大王效犬马之劳！”

燕王道：“汝乃我之旧人，不必过谦，本王能再得将军相助，天下有幸！”

“多谢大王不弃之恩！”

燕王道：“既如此，授火儿灰者为都指挥，做本王的带刀宿卫，授哈三帖木儿为百户之职。”

“多谢大王恩典！”

燕王又道：“诸位可各司其事。”

火儿灰者和哈三帖木儿走后，诸将道：“大王，火儿灰者久在官军，做带刀宿卫，不知其忠如何，安不相疑？”

燕王听罢，又笑道：“他们都是壮士，况且过去又有旧情，我今天不杀他，又施恩于他，他们必定知道要如何报答。不必怀疑！”

众人都道：“大王真是胸怀坦荡，能容百川呀！”

原来，火儿灰者本在燕王手下供职，后因公务调往京城，在平安手下供职。



两军对垒，他们只有在战场上相见。火儿灰者当初在进入燕王府时便曾以生死相许，这也许就是童信在十步之遥的地方射马不射人的原因吧！不过，这也许是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。

浞河一战，燕军全胜。燕王并不因眼前的胜利而骄傲，他清楚地知道燕军的处境，远离后方，深入敌后，四处都是官军，随时都有被围的可能。为了解除困难，燕王想出了釜底抽薪的办法，那就是切断敌人的饷路，官军一旦失去粮草，必然大乱。

第二日，燕王招集众将，说道：“我军深入敌后，只适合于速战速决，只有速战对我军才会有利。现在平安退驻宿州，正在积草存粮作长远的打算，如果我们能截断他们的粮道，敌军饥饿窘困，必将是不战自败。”

众将纷纷说道：“大王所言极是！”

燕王道：“都指挥刘江！”

“末将在！”

“令你带三千兵马前往徐州截断官军饷道！”

“就末将一人去么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？”

“末将是……末将是怕有辱使命……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自古以来是勇者胜懦者亡，我燕军将士还没有如此怯懦者！”

“孤军深入徐州，末将……末将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”燕王大怒，“未曾出师，竟先败士气，乱我军心，留你何用？推出去斩了！”

众将一见要斩刘江，纷纷跪下求情。

白义道：“大王息怒，孤军深入徐州，困难定是不小，军力太弱，恐误大王之大计，刘将军所虑，也是出于忠于大王之心。再者，刘将军过去屡立战功，今虽有罪，但当今用人之时，杀之不如留他戴罪立功？大王熟思之！”

燕王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既是诸将所请，那就饶你不死，戴罪立功！”

刘江道：“谢大王不杀之恩！”

大将谭清请命道：“末将愿带百骑前往！”

燕王道：“本王就命你前往！”

谭清道：“末将遵令！”

谭清于是率百名精骑北上徐州。谭清出发之后，燕王也率军北上攻打萧县，筹集粮草。

谭清率兵北上来到徐州，正行走间，忽见北边来了一队车马，不用说，那是官军的运粮车队。谭清一看有上千辆粮车，押粮兵士也有五百人之多，将官一人，在车队中间，两名副将分别在头尾。



谭清心想一计，便对兵士们说道：“敌人五倍于我，不可硬拼，只能智取！”

众军士道：“如何智取？”

谭清说道：“打蛇打头，出其不意！”

众军士道：“何为打蛇打头，出其不意？”

谭清说道：“我们可用六十人打中间主将，前后各二十人攻副将，使他们各自不能相顾，我们可先伏于路边，以鞭炮为号，一齐进攻！”众军士各自埋伏在路边。

那官军只知燕军已南下宿州，做梦也不会想到今有燕军袭击他们，所以松松垮垮，说说笑笑，有的军士还互相戏骂着玩，刀不出鞘，箭不上弦。

谭清见运粮车队已进伏击圈，对兵士道：“放鞭炮！”一声令下，早有军士将鞭炮点燃。鞭炮一响，谭清呐喊着，第一个冲向前去，其他兵士也都一起冲将过去。

押粮官军主将正似睡非睡地骑在马上向前赶路，忽听得一阵鞭炮响，那官军主将把眼一睁开，不禁愣住了，只见谭清已经带着人马冲了过来，那主将只惊得“哎呀”一声就想逃走。还未走十步远，谭清等人已经追了上来，把敌将团团围住。敌将无奈，只得急忙迎战，未战三个回合，便被谭清一刀劈下马来。燕军一齐喊道：“你们主将已死，快快投降！”

前后两名官军副将，也各被二十人围在中心，一人抵挡二十人，他们本来就心慌意乱，忽听得主将已死，双腿不由得已经软了下来，不由自主，双膝一跪，便投降了燕军。其余军士也都各自逃散。官军千余车粮食尽为燕军所得。

谭清在徐州烧了官军粮食，便顺着河道南下，一路上焚烧官军粮草无数。谭清率领百名精骑，绕过宿州城，顺着河道，到达五河。

五河，又称五河口，只因淝河、浍河、沱河、潼河都在此与淮河相会，所以叫五河口。五河西北有一个上店巡检司，位于浍河与淮河的交界处，是官军运粮车、船的必经之地。

谭清知道此处所存的粮草必多。

那谭清也不愧是燕王手下的战将，也可以说是智勇双全、文武兼备。在快到五河的时候，他让三十名军士全部换上官军的服装，七十名军士全都扮作车夫，每人推一独轮车粮食。其实，只有表面上是用油脂掺和的粮食，内中都是掺有硫磺的干草，每一人都备有引火之物。他们将马匹藏在隐蔽之处，由专人守护。

在天快要黑的时候，谭清带着三十个人押着七十辆小车，吱吱呀呀地推了进去。上店巡检司内粮草车、船存放无数，官军兵士来来往往，天本来就已经夜幕降临，谁又能分得了真假？谭清指挥着兵士把小车推到了车、船最密集的地方。谭清派三十名军士放着风，那七十个人把七十辆小车分布开，然后点燃了。之后，他们乘着夜色，快速逃离了现场。

这七十辆小车，就好比是七十堆火种，车上的粮草都是拌有油脂和硫磺的，



这些东西哪里还能遇见火？所以，一经点燃，转眼之间就是熊熊大火。一时间，上店存放粮草车、船的地方成了一片火海。

“着火啦！快救火！”

“我的粮哎，这着了火如何是好？”

救火的人是集合了不少，那一片火海，又如何扑救？

那着了火的小车很快燃着了附近的车、船。俗话说：‘火大生风。’大火呼呼作响，火星儿四下飞溅，无数的火团儿顺着河风在粮草船上飞蹿，无数的火舌拧在一起，形成一条条火龙。这一条条火龙无情地冲向一车车、一船船的粮草，冲向那些拼死救火的人们。此时，人类的力量在一条条火龙面前，又是多么的微弱！天上红了，地上红了！淮河里的水也红了！一切都成了一个红红的火的世界！

谭清的任务完成了，望着那燃烧的火海，他们笑了，他们骑上他们的战马，开始向营地返回。

官军的无数粮草被谭清烧毁，十分恼火，铁铉亲自率领大军南下，寻找燕军作战。

谭清率领百名精骑，日夜兼程向北返回。正行间，军士报告：“我等已行至大店了！”

谭清道：“我们正好在大店歇息一时！”

“官军！官军！”一个兵士惊叫了起来。

谭清抬头一看，果然是官军大队人马。

官军也看见了谭清他们，官军见燕军人少，便包围了上来，把谭清他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。

谭清率领兵士且战且退，反复冲锋，仍然冲不出官军的包围圈。正在危急之间，只见前面烟尘滚滚，又一支大军杀将过来，谭清大吃一惊。又仔细一看，只见来军大旗上分明写着一个“燕”字。谭清大喜，高呼道：“燕王大军来了！燕王大军来了！”兵士们一听燕王大军来到，个个精神抖擞，勇猛厮杀。

燕王见谭清被围在中心，便一马当先，冲向敌阵，带刀宿卫火儿灰者也拍马上前相助。铁铉见燕王率军冲来，便丢了谭清，与燕王接战。谭清就势冲出重围，与燕王会合，随后又杀将过去。铁铉军大败，向南逃去，宿州于是又为燕军所得。

在淮北平原上，有一条河，叫作小河。它从河南的永城流过来，经过濉溪、宿县、灵璧、江苏省的睢宁，而后南折进入了古黄河。有的人又叫它做濉河。

四月初，平安在淝河兵败后回到了大本营的所在地小河。何福、铁铉等军也聚合在这里。十五日，燕王率大军也追到了这里。

燕王首先察看了地形，只见眼前是一马平川，小河平缓东流，过了睢宁县



城向南一拐，流入了黄河。唯一可利用的就是这一条河，于是燕王对诸将说道：

“敌势窘迫，必求一战，我们只要据险以待，便进可以扼其喉咙，退能够拊其后背，用不了几天，敌人就可以被打败了！”

众将说：“大王所言极是！”

燕王又说道：“诸将听令：都督陈文，内官狗儿，你二人在小河上架浮桥一座。朱能、丘福，你二人守护浮桥，阻遏敌军，其余将士在河北岸安营待命！”

众将一齐应道：“遵命！”

都督陈文、内官狗儿立即派军士伐木、打桩、搬石运土，半日之间即将浮桥架好。燕军全部渡河，在小河北岸安营扎寨。

官军总兵何福在河南岸列阵十余里，张左右翼，沿河向东延伸。

小河两岸，两军相对，营寨相连，连绵十余里。夜幕之下，灯火通明，只把小河的水面照得耀眼明亮，两边都是旌旗招展，军号呜咽，战马嘶鸣，口令声，吆喝声，接连不断，几十万大军泾渭分明地在各自的地盘上休息。他们都清楚地知道，只要一声令下，这两支大军就会像两只猛虎，窜在一起猛烈地撕咬，又像是两条蛟龙，缠绕在一起喷云吐雾，各逞雄威……

十五日一大早，燕王便率领燕军向官军骑兵发起进攻，何福一见，马上心生一计，让骑兵败退，将燕军骑兵引开，然后派兵去争夺浮桥。何福一声令下，军士各自依计而行。

官军骑兵见燕王率兵来攻，便出阵迎战，战了几个回合，官军骑兵便败退而走，燕王驱兵追赶，官军跑了五里路，转回身来又战，战了不到五个回合，又败退而逃，如此数次，燕军不觉已追出二十余里。

何福见燕军骑兵被引走，便下令让步卒去争夺浮桥。燕将陈文率军迎击，双方就在浮桥上展开激战。一阵激战，浮桥上的官军败退。陈文率军杀过桥去，到了河南岸，何福派大军将陈文团团围住，陈文等率众在包围圈中拼杀。燕军被南军分割成几块，分别斩杀。陈文与二十个士兵被官军围在一起，士兵们一个个都阵亡了，最后只剩下陈文一人。陈文面无惧色，忘死拼杀。最后，十杆长枪把陈文围在中央，陈文大吼一声，又刺死两人，就在陈文要刺第三个人的时候，八杆长枪一齐刺向了陈文，陈文立时死于乱枪之下。

燕王率军追赶官军骑兵，不觉已追出二十里路，追至北坂，只听一声炮响，官军从四面杀来。燕军落入官军的包围圈。

平安率军杀来，顶头撞着燕王，便奋马直取燕王，大叫道：“燕逆休走，看我拿来你！”燕王见势不好，拨马便走，平安哪里肯放？只是下死命追赶。如若不是别人，十个也跑不掉，只因建文帝不想背上杀叔的罪名，所以下令任何人不得伤害燕王。所以，平安只能追赶活捉，不能伤害。



两匹马一前一后地跑着。

平安说道：“燕逆休走，快下马投降！”

燕王说道：“本王没有投降的习惯！”

“燕逆！再跑本帅就要杀死你！”

“建文有旨不许杀我，你敢违旨？”

“那……那今天我就生擒你！”

“你想得美！没那么容易！”

眼看已是马头接着马尾了，平安说道：“燕逆！看我擒你！”

平安说罢，对着马背就是一鞭，那马护疼，向前一跃，两个马头几乎并齐了，平安就要伸手生擒燕王，说道：“燕逆！你给我过来吧！”话音未落，平安忽然马失前蹄，摔下马来，燕王才得脱身。

燕王正在催马奔逃，又见一支兵马来，原来是番骑指挥王骥杀进阵来。

王骥道：“大王休惊，我来了！”

燕王道：“来得好！”

于是，两军合为一军，转头又向官军杀去。燕军士气大振，一举大败官军。

再说官军总兵何福见陈文阵亡，燕军溃败，便下令道：“速渡河列阵，击败燕军！”

何福率大军渡河，在北岸列好阵式。

何福道：“在河南，我军大胜！我们在北岸，再打他一个大胜仗！”

何福话声刚落，朱高煦率领勇将张武、内官狗儿从树林中冲杀出来。这时燕王打败了官军的骑兵，也返回头杀了过来，两路大军合为一处。只见阵地内，寒光闪耀，刀枪并举，杀声震天，骑兵纵马冲杀，大刀过处，人头落地，鲜血横流，阵地上的尸体越堆越多，燕军都指挥韩贵战死，官军指挥丁良、朱彬被俘。官军大败，何福只得率军逃回南岸。

燕军屯兵在北岸，官军屯兵在南岸，隔河相对。

由于官军的粮道早被谭清截断，在五河上店巡检司处的粮草又被谭清烧尽，所以官军粮饷艰难。

小河一战之后，两军隔河相持。几天之后，官军营中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。何福没有办法，只得让士兵到野外挖野菜维持。

燕王见此情景，便对众将说道：“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敌人现在处于饥饿之中，对我们来说，是一个难得的大好时机，我们绝对不能放过。我们现在与敌人隔河相持，敌人在南岸，很容易得到粮饷接济，如果再过一两天，粮食运到，敌人得到接济，我们就很难打败他们！我们现在必须绕到敌人的后边去！这样才有